

武侠小说全集

卫斯理



OWNIO
LIZHI
倪匡 著

招魂魔

大众文艺出版社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六指琴魔

LIUZHIQINMO

(上册)

倪 匡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指琴魔/倪匡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5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ISBN 978-7-80240-490-8

I. 六… II. 倪…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6491 号

书 名: 六指琴魔

作 者: 倪 匡

责任编辑: 俞 杰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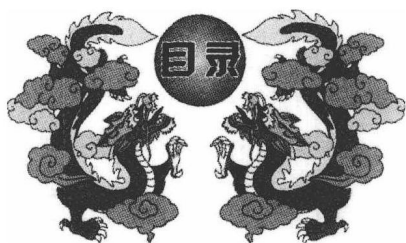
字 数: 144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12.00 元(上中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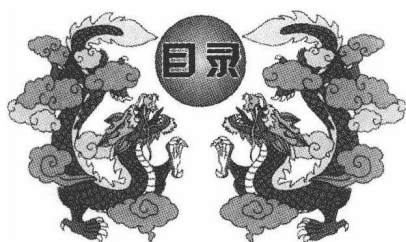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退换。

第 一 章	扑朔迷离	镖局来怪客	1
第 二 章	荆棘满途	客邸逢二鬼	21
第 三 章	鹬蚌相争	逃脱绊羁	40
第 四 章	焰身魔窟	夫妻齐中毒	58
第 五 章	越说越僵	冤仇深似海	78
第 六 章	辣手频施	小侠遭凌辱	96
第 七 章	魔琴怪胸	三剑自相残	115
第 八 章	事多诡异	天虎结深仇	133
第 九 章	仙人峰上	邪正起风云	152
第 十 章	强弱悬殊	雏凤犯虎威	170
第 十 一 章	怪客施威	掌教息争端	189
第 十 二 章	不分皂白	火并铁尖桩	206
第 十 三 章	互较内劲	祖师显神功	225
第 十 四 章	雨声淅沥	娇娃临危机	242
第 十 五 章	石洞疗伤	鬼奴献石泉	262
第 十 六 章	智破两关	硬闯无音界	280
第 十 七 章	争爱逞凶	鬼宫伤手足	299
第 十 八 章	一片痴心	鬼奴援侠女	317
第 十 九 章	火礁岛主	受制八龙琴	337
第 二 十 章	认输一阵	少女弄玄虚	355
第 二 十 一 章	有意收徒	怪人露真面	375
第 二 十 二 章	突现琴魔	武林相劫杀	395
第 二 十 三 章	误会成仇	缠斗几日夜	414
第 二 十 四 章	恶斗石梁	救危消积恨	432



六指琴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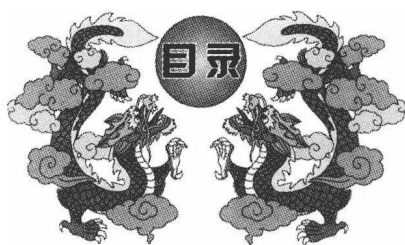


六指琴魔



第二十五章	婚讯传来	吕麟悲失恋	451
第二十六章	峨嵋山上	相见断肠人	468
第二十七章	满怀恨事	巧遇端木红	487
第二十八章	神君娶妇	罗刹扮新娘	505
第二十九章	误会丛生	赫青花斗掌	524
第三十章	有心除害	联掌劈琴魔	541
第三十一章	鬼奴骗父	挽救武林人	560
第三十二章	雪岭荒山	追寻火羽箭	577
第三十三章	悬崖搏斗	死生系一发	596
第三十四章	因祸得福	巧服灵芝草	614
第三十五章	险象环生	神君施棘手	633
第三十六章	步步惊魂	魔宫惊魅影	651
第三十七章	见利忘义	祖师遭戏侮	671
第三十八章	诡谲绝伦	狠心施棘手	689
第三十九章	琴音铮铮	险遭天音困	709
第四十章	胆色过人	小侠闯魔窟	726
第四十一章	怒火迷心	误伤端木红	745
第四十二章	重临虎穴	幸逢黄心直	763
第四十三章	义救良朋	心直忤琴魔	783
第四十四章	情天抱憾	月华图避世	801
第四十五章	破庙投环	情痴图一死	820
第四十六章	四名瞎子	强夺火弦弓	838
第四十七章	勇夺宝弓	吕麟遭重创	857
第四十八章	身手不凡	虎狼咸辟易	875

第四十九章	逆瀑攀山	存亡系一发	895
第五十章	夺火弦弓	一招败四老	913
第五十一章	爱才一念	华山派收徒	932
第五十二章	光团救险	暗器杀凶徒	949
第五十三章	情坚金石	背父救红妆	967
第五十四章	清理门户	大闹峨嵋山	985
第五十五章	无风起浪	吕小侠脱困	1004
第五十六章	狼口余生	雪魂珠解毒	1021
第五十七章	宿梦重圆	荒岛度良宵	1040
第五十八章	先让五招	有心降小侠	1058
第五十九章	求火羽箭	重赴墨礁岛	1077
第六十章	玉面神君	轻生闯秘道	1095
第六十一章	夫妻联手	击败钓魂叟	1114
第六十二章	见利忘义	行凶夺锦图	1131
第六十三章	妙手钓魂	取走地煞网	1149
第六十四章	蓝田玉实	改造端木红	1166
第六十五章	琴魔伏诛	正义再重振	1184



六指琴魔



第一章 扑朔迷离 镖局来怪客

风吹在那面大旗上，刮喇喇地作响，旗是蓝底，上面绣着一只作势欲扑，栩栩如生的老虎，虎下面，又绣着“天虎镖局”四字。旗子正是插在天虎镖局的屋脊上。

天虎镖局可以说得上是南五省最大的镖局，所保的货物，动辄就是数万两银子，但是却从来也未曾失过手。并不是黑道上的人物不眼红，而是惹不起天虎镖局的两位主人，天虎吕腾空，和他的妻子西门一娘。

天虎吕腾空是峨嵋俗家弟子中的杰出人物，内外功均已臻上乘，寻常武林人物，到了像他那样的年龄和武功，早已隐居山林之中，成为世外高人了，但是吕腾空却还在南昌开设天虎镖局。

吕腾空为人也够义气的，但却有一个小毛病，有点贪财。其实这也不算是什么毛病，“富若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是孔圣人说的。

以天虎吕腾空的名望而论，不论是什么价值巨万的红货，他根本不用亲自出马，派上一个镖师，在镖车上插着天虎镖旗。就算有人惹得起天虎吕腾空，惹得起峨嵋僧俗两门的无敌高手，只怕也惹不起西门一娘，惹不起点苍派群雄，因为西门一娘虽然住在南昌，却是云南点苍派掌门人，凌霄雁屈六奇的师姐，一柄长剑，出神入化，在武林中的名头，绝不在天虎吕腾空之下。

因此吕腾空除了练功外，只是在家中逗子为乐，以及和往来的朋友谈论些江湖上的轶闻。

吕腾空五十岁那一年，才生了一个儿子，取了个单名，叫吕麟。吕麟今年刚好十二岁，吕腾空夫妇自吕麟幼时，便千方百计，寻觅对习武之士有益的灵药仙草，给吕麟服食，两人又将本身的上乘内功，自吕麟八岁那一年起，即开始相授，所以吕麟虽然年纪小，但在武学上，也已有了相当造诣，并还身兼峨嵋俗门和点苍的两家之长，江湖上人，都誉为将来武林中的英才。

这一天，秋高气爽，天气好到了极点，天虎镖局屋背上的镖旗迎风招展，好几个伙计在柜台边上聊天，突然听得几个人齐声发问道：“吕总镖头可在家？”伙计们回头一看，只见是四个罗帽直身的家丁，一看那气派，便知是豪

富之家来的，当值的镖头不敢怠慢，连忙应道：“在家，不知贵管家有什么吩咐？”

那四个家丁模样的人，却是一语不发，掉头便走。那当值的镖头，正在莫名其妙，忽然间，又见一个装束豪华，管家打扮的人，闪了进来，手上托着一只锦盒，道：“相烦通报总镖头，在下求见！”

本来，有生意上门，镖局的伙计绝不敢得罪，但是那当值的镖头，看到那管家的帽上，镶着一块青玉，映日生辉，和刚才那四个家丁帽子上面的青玉一样，他刚给那四个家丁弄得一肚子气，便全出在那管家模样的人身上，大咧咧地道：“你可是有什么珍宝，要交托我们镖局么？交给我就是了！是什么东西，要送到什么地方去？怎么不说？”

在他讲话的时候，那管家模样的人，一直赔着笑，待那镖头说完，才道：“这我可不敢做主，小的主人吩咐下来，那盒子，一定要亲手交给吕总镖头，因此相烦通报一声，感激不尽！”

那镖头本来还想发脾气，但是人家一味来软，他的气也平了许多，又向那管家上下打量了几眼，道：“你要我去通报，也得有个名儿哇！”

那管家道：“我们家主人姓齐，你就说是姓齐的派来的便是了！”

那镖头心中盘算了一会儿，大凡是保镖的，当地豪富，大都知晓，可是想来想去，却没有一个姓齐的在内，可是看了那管家的气派，却又分明不是等闲的富贵人家，因此心中存着纳闷，走了进去。

那管家模样的人，将锦盒在柜台上放下，望着那“天虎镖局”四字的匾额，暗自冷笑。

不一会儿，天虎吕腾空已然跟着那镖头走了出来，只见他满面红光，一蓬银髯根根见肉，熊行虎步，气势慑人，才走了出来，那管家模样的人，已然躬身行礼，道：“吕总镖头，小人齐福参见！”

吕腾空一拂衣袖，一股大力，便将齐福挡住，齐福暗中用力向前逼了逼，怎知不逼还好，这之下，脚步一个踉跄，几乎跌倒！

吕腾空微微一笑，道：“原来齐管家还身怀绝技，有什么要老夫效劳的，不妨直言！”

齐福脸上一红，道：“就是这一只锦盒，要请总镖头亲自护送到苏州府，吴江大侠金鞭震乾坤韩逊的府上，定当厚礼相谢！”

吕腾空“嘿”的一声，道：“老夫久已不亲自出马，不能为贵主人破例！”

齐福面有为难之色，道：“我家主人吩咐，却是非吕总镖头亲自护送不可！”吕腾空捻髯微笑，道：“凭我一枝飞虎镖旗，走遍天下，谅无问题，何况又是送到韩大侠那里去的，谁敢妄动？贵主人不免过虑了！”

齐福赔笑道：“吕总镖头说得是！”一个转身，“啪啪啪”击了三下手掌，刚才曾先打听“吕总镖头在不在家”的那四个家丁，一齐走了进来，这时候，

每人手上都托了尺许方圆一只金漆盘子，盘上用青缎盖着，齐福将四只盘子上的青缎，一一揭开，一时之间，吕腾空和所有的镖头，都不禁呆了。

原来，第一只盘子中，所放的是一块四四方方的翡翠镇尺，高约半寸，还有五寸见方，竟是最罕见的“透水绿”，碧光映人，晶莹已极！而第二只盘子中，则是一颗龙眼大小的照夜明珠。第三只盘子中，是一只火也似红的玛瑙狮子，玛瑙本身，已是罕见的“火齐”种，更难得的是雕工精绝，连鬃毛也历历可数！

第四只盘子中，则是一条长约八寸，黄金丝编成的五爪金龙。那条金龙，论黄金，至多也不过半斤，可是手工之精细，即使是京师的巧匠，只怕编上十年八年，也未必能够编得成功，那能的眼珠，却是两颗金刚石，耀目生辉，令人难以逼视！

吕腾空晚年以来，财产甚丰，也曾重金购买了不少珍宝古玩，再加他自己又识货，也不乏精品，可是像那四只盘子中所托的宝物，无一不是价值连城，他却是从来也未曾见过！

一时之间，不禁目瞪口呆，作声不得，好半晌，方道：“贵……管家，这是作甚？”

齐福躬身道：“我家主人知道吕总镖头绝不在乎黄金白银，因此特出巨金，在西城南海，觅了这四件宝物来，若是吕总镖头肯答应亲自押送，这四件宝物，便聊以致谢，不成敬意。”

天虎吕腾空心中暗暗吃惊，问道：“这四件宝物，用以谢我，然则要送给韩大侠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一问，也确是人情之常，因那四件宝物，是世所罕见之物，但还只算是保镖工资，然则所保的东西，当然应该比这四件宝物，更为名贵才是。然而，世上又岂能还有其他的物事，竟然名贵得超过那四件宝物的？

齐福道：“若是吕总镖头，答应亲自护送，小的还有话要说！”

吕腾空望了那四件宝物半晌，提起了又放下，实在是爱不释手，半晌，道：“好！老夫答应你，那锦盒之中，究竟是什么物事！”

齐福躬身道：“吕总镖头，请恕小的无礼，家主人曾吩咐说，那锦盒未送到韩大侠的手中时，绝不能打开，竟连小的，也不知道内中所盛的是什么物事！”

齐福的这番话，可谓大大不合镖行的规矩，因为镖行接受货物珍宝，自然要当面一一点清，才肯押运，却没有不给镖行知道所保的是什么东西之理！

因此吕腾空道：“如此，老夫只能推辞了！”齐福忙道：“吕总镖头，我家主人说，这四件物事，只怕寻遍天下，再也难见！”

这一句话，可谓直打入吕腾空的心坎之中，不由得令他沉吟不语！

齐福又道：“那锦盒之上，已加封条，只要吕总镖头答应不拆开检视，一旦送到，便可无事！”

吕腾空道：“我是何等样人，岂会私启他人物件？”齐福忙道：“是，小人该死！”

吕腾空抬起头来，道：“贵管家，贵主人究竟是谁！”齐福道：“小的未得主人吩咐，不敢乱说。”吕腾空“哼”地一声，突然伸手一抓，带起“刷”的一股劲风，向齐福的手腕抓去！

齐福向后一退，身躯略沉，抬肘缩肩，竟然将吕腾空的那一抓，避了过去，道：“吕总镖头……”吕腾空心中一怔，暗忖那齐福刚才的这一避，却是华山派中的身法，而按那身手来看，此人一定是华山派中的高手，却不知怎么会甘心情愿，做了低三下四之人？

需知武林之中，派别极多，有许多家传的武功，更是世代相传，另成一家，不可胜数。但是，在武林中享有盛誉，人多势众，武功又有触到之处的派别，却也不过是峨嵋、青城、武当、华山、五台、点苍、栖霞各派，是以地名成派的。尚有以本派武功，自成门派的，则有八卦、太极飞燕诸门。邪派之中，更是名目繁多，知名的也不在少数。而华山派在诸派之中，人数最多，连峨嵋僧俗两门，俱都不及。

也因为华山派人最多，是以也难免良莠不齐，因此华山派的声名，在武林中，便不算太好。但是，人们对于华山派掌门人，烈火祖师，和烈火祖师以下的十二堂主，却仍甚是尊敬。

如今吕腾空突然间出手向齐福抓去，齐福竟然一闪避过，而且所使功夫，正是华山派秘传的“缩骨法”，吕腾空心中已然料定对方可能便是华山派十二堂主之一！因此微微一笑道：“原来是烈火祖师，不知有何差遣？”因为华山派的十二个堂主，在武林中地位极高，绝不会去帮什么人当管家，做低三下四之人，所以吕腾空便料到，一切全是烈火祖师所弄的玄虚。

齐福退了开去之后，面上微现愠容，但随即恢复平静，道：“吕镖头果然好眼光，一望便知小的习过几天华山派的功夫，然而小的却不是华山派中人，家主人姓齐，也不是烈火祖师！”

吕腾空呆了一呆，心想那“缩骨功”是华山派秘传，三大武功之一，若不是在派中地位甚高，绝不能获得传授，然而那齐福却又不肯承认自己是华山派中的高手，这事情实在是太是诡异！

可能其中包含着对自己极是不利的阴谋，因此冷冷地道：“贵管家——”他本来已然想拒绝了这件事，可是他刚讲了三个字，那个家丁，便似有意似无意地，各自打横走了一步，他们一动，那四只金漆盘子中的异宝，便也光芒四射，看得吕腾空眼花缭乱！

吕腾空实在难以忍受那珠光宝气的诱惑，顿了一顿，便改口道：“此去苏

州府，不过七八天的路程，贵管家已具如此身手，贵主人当然更属不凡，不知何故不自行送去，难道已料定途中，会有什么人为难么？”

齐福叹了一口气，道：“吕总镖头果然是明眼人，此去苏州，途中确是会有点麻烦，家主人也并非怕事，只是知道其中欲生事的一人，家主人不欲与他相见，是以才想借重吕总镖头，使这只木盒，能够顺利送达。”

吕腾空想了一想，以自己在武林中的威望而论，谁敢在自己手中劫镖？就算有人要动这个念头，自己一柄紫金刀，难道又是好惹的？

想了一想，只觉得万无一失，便道：“好，你将那木盒放在此处，我明日便当启程！”

齐福一躬到地，道：“小的幸不辱命，全仗吕总镖头看顾！”

一挥手，那四个家丁，将四只金漆盘子，小心翼翼，放在柜台上，便和齐福，一齐退了出去，吕腾空一等他们走出门外，便低声吩咐一个镖头，道：“秦镖头，你尾随在这五人之后，不可被他们发现，务必弄清，他们是什么来路！”

那秦镖头为人极是机灵，是以吕腾空才敢以这样的事情相托，当下便答应一声，跟了出去不提。却说天虎吕腾空，转过身来，将那内件宝物，提起了又放下，放下了又拿起，实是爱不释手，把玩了一会儿，才将之放在一只盘子上，又顺手提起了那只木盒，回到了内堂。才走到长廊尽头的月洞门处，便见一个身形颀长，却又奇瘦无比的老妇人，迎了出来。

那老妇人，便是吕腾空的妻子西门一娘，只见她一张马脸，浓眉倒竖，模样甚是骇人，一望而知，她是一个脾气暴烈之人。

吕腾空一见西门一娘，便道：“夫人，我正欲找你，麟儿呢？”

西门一娘已然一眼望见了吕腾空手中所托的那四件宝物，也不禁吃了一惊。

西门一娘，生在云南豪富之家，祖上乃是大理国国王的掌库，大理国覆亡之后，国库何在，始终未被人发现，实质就是被西门一娘的祖先吞没。拥有一国国库，其富可知。

因此西门一娘的眼界也高到了极点，平时吕腾空所买的那些珍珠宝贝，根本就未曾放在她的眼中，但此时却被那四件宝物，吓了一跳，脱口问道：“腾空，那四件宝物，你是从何处得来？”

吕腾空见妻子居然也赞赏那四件物事，可知一定非同小可，心中得意非凡，便将刚才那齐福托自己送那木盒的事，详细讲了一遍，道：“此去苏州府，不过七八天的路程，而且受物之人，又是金鞭震乾坤韩逊，我想途中，即使有事，也不会有什么大事！”

西门一娘满面犹豫之色，沉吟了半晌，道：“我看事情不会有那么简单吧，若是可以顺利送达，那姓齐的，又何必出此重资？只怕那四件宝物，要

为你惹来绝大的横祸!”

吕腾空“哈哈”大笑，道：“夫人不免太过虑了，若不是人家指定要我亲自押送，方肯给酬，我在木盒之上，附上一面飞虎镖旗，也可以行遍天下?”

西门一娘手一伸，道：“你将这只木盒给我看一看!”

吕腾空将木盒递过，西门一娘接在手中，首先便感到分量不重，实在是一只极其普通的木盒，只不过盒盖之处，贴着封条，封条之上，除了年月日以外，也别无字迹。

西门一娘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会儿，以她在武林中的阅历，竟也看不出名堂来。

他们一面讲话，一面向内室走来，这时候，已然身在一间小花厅中，西门一娘将那只木盒，向桌上一放，正色道：“腾空，这其中，我看一定有极大的阴谋，依我之见，我们应将那只木盒，打开来看一看，其间究竟有点什么东西!”

天虎吕腾空一怔，道：“夫人，这似乎不很好吧。”

西门一娘“嘿”的一声，道：“天下焉有托镖于人，却不令人知道是什么东西之理!”

吕腾空道：“在道理上而言”，确是说不过去，但极可能盒中所藏，是什么武林秘笈，或是什么灵药仙草，一旦声张，便会引起无数人的争执，是以才秘而不宣，不想给人知道!”

西门一娘沉吟道：“你说的倒也有理，若是你一定要守信不将盒打开，我与你一齐上苏州府去走一遭如何?”吕腾空心中大喜，道：“夫人若肯同行，我敢说更是万无一失!”

顿了一顿，又道：“只是我们两人，一齐外出，麟儿一人在家，未免乏人照料。”

西门一娘笑道：“我们不会带了他一齐去么?他也该到江湖上去见见世面了!”

吕腾空道：“夫人说得是!”又扬声叫道：“麟儿!麟儿!”

叫声未毕，便听得脚步声起，门外奔进一个十二三岁，眉清目秀的少年，在门外一站，道：“爹，妈，叫我有什么事?”

那小孩子，就是吕麟。吕腾空固然爱财，但是这个儿子，却更是他的性命，一欠身，已将他搂在怀中，道：“麟儿，我和你妈，明天要到苏州府去走一遭，带你一齐去，好不?”

吕麟拍手笑道：“好哇!我喜欢出去玩!”

西门一娘笑道：“麟儿，你当做是玩么?说不定有极厉害的敌人等着我们哩!”

吕麟两只乌溜溜地眼珠一转，道：“我才不怕哩!有敌人，就打!”

吕腾空和西门一娘，一起笑了起来，因为吕麟虽小，但是却已豪气凛然，两人正为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儿子而高兴，忽然之间，听得外面，人声鼎沸，又夹着几个人的高叫道：“快找总镖头！”又有人叫道：“还是救人要紧！”另外又有人斥道：“你长着眼睛不长？这人还我得活么？”

一时之间，简直是乱到了极点，而且人声，正渐渐向小花厅拥来。

吕腾空心中一怔，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手在几上一按，霍地站了起来。西门一娘也是面色微变，握住了吕麟的手，不令他乱走。

刹那之间，门口已有人叫道：“总镖头在么？”吕腾空应声答道：“什么事？”

“哗”的一声，门已被人撞了开来，只见十七八个人，一拥而入，全是镖局中的伙计，有两个年老镖头，走在最前面，他们两人，身上已然溅满了鲜血，因为他们两人，是扶着一个血人，走了进来的。

说他们所扶的那人，是个“血人”，实在一点也不错。

因为那人浑身上下，从头发到鞋子，已然全为他本身鲜血所染！

吕腾空陡地一见这种情形，也不禁吃了一惊，喝道：“大家别乱！”

一时之间，人声顿敛，吕腾空向那“血人”一看，更是一惊，脱口道：“咦，这不是秦镖头？”

一点也不错，那浑身浴血的人，正是刚才被吕腾空差去，跟踪齐福和那四个家丁的秦镖头！

只听得有人应声道：“不错，是秦镖头。”

吕腾空连忙大踏步跨向前去，将秦镖头扶住，定睛一看，只见他全身上下，约有数十个透明窟窿，汩汩向外流着鲜血，伤势之重，无以复加，照他那样重的伤势看来，他自己是绝对不可能再走动一步！

同时，西门一娘也已看到了这一着，厉声问道：“是谁将他送回来的？”

一个趟子手道：“是一辆装饰得极是华丽的马车，一到镖局门口，便砰地一声，将秦镖头从车中摔出，跌在柜台上，我们急忙跟出去看时，那辆马车，已然不知去向了。”

西门一娘向吕腾空望了一眼，踏前一步，倏地伸出食指，在秦镖头的顶门，“百会穴”，轻轻一弹。那“百会穴”乃是奇经八脉之总汇，此时，秦镖头本已伤重昏迷，但“百会穴”一受震动，人又悠悠醒转，西门一娘喝道：“秦镖头，害你的是谁，快说出来，我们好代你报仇！”

那秦镖头扬起头来，语音微弱，道：“吕……总镖头……我已幸不辱命，你不可……不可……”才讲到此处，突然头向下一低。

吕腾空急忙回道：“不可什么？”

可是秦镖头却已然永远不会出声了！

旁观众人，不由得一齐发出了一声惊叹，因为在天虎镖局中，这样的事，

以前绝对没有发生过！吕腾空略停了停神，道：“你们都出去！”众人一齐遵命走出，一到外面，自然窃窃私议，东猜西测，那也是免不了的事。吕腾空等众人一齐退出之后，才将秦鏢头的尸体，平平地放在地上。

“嗤”的一声，撕下一幅衣襟来，抹去他脸上的血迹，再向他脸上一看，又不禁吃了一惊。

原来秦鏢头的脸上，现出的那种惊恐之色，已然使得他的脸面，看来不像是人类所应有的。

一看他面部的那种惊恐之情，便可以知道他临到死之际，或是伤重昏迷之前，一定是碰到过什么出人意外，可怖极点的事才会如此。

说不定，他就是见到了那可怖已极的事，所以才昏迷过去，由得人在他身上，弄出这样多伤口来的。

吕腾空已然知道，眼前降落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非但极不寻常，而且，其奇幻迷离之地步，也是武林中所罕见的！

他细细地望了秦鏢头的脸面，好半晌，才直起身子来，道：“夫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可有主意？”西门一娘的面色，也极是难看。但是这种难看，却不是害怕，而是愤怒，闻言道：“他临死之际，说什么幸不辱命，可是你曾差他，去做什么事？”

吕腾空点头道：“那齐福带着四个家丁走后，我曾差他去尾随他们五人，看那些人，究竟是什么来路。”西门一娘道：“他定已弄清了那些人的来历，只可惜他未及讲出，便已死去，那些人的来历，只怕也要永远成为一个谜了！”

吕麟倚在西门一娘的身边，事情发生以来，他一直不言不语，脸上也了无惊恐之色，此时却突然问道：“妈，你们说的那些人，究竟是什么人？秦鏢头死了，我们要怎样为他报仇？”

西门一娘苦笑一下，摸了摸吕麟的头发，道：“孩子，你年纪还小，不要多管闲事！”

吕麟眼珠转了一转，像是想讲什么，可是却未曾讲出来，却又暗中点了点头，像是心中已然下了什么决定，道：“妈，我看到了死人害怕，要到外面去！”

西门一娘道：“不可乱走。”吕麟答应一声，便走出了小花厅。

吕腾空和西门一娘两人，自吕麟一出世后，便对他疼爱异常。

大凡做父母的，如果对孩子太过疼爱，总会永远将孩子当做是孩子。吕麟虽然不过十二岁，可是从小练武，内功已然颇有根基，而且胆子也大到了极点，已绝对不是吕腾空心目中的“小孩子”，也不会见到秦鏢头的尸体，而心中害怕，他只不过是借词离开而已！

一出了小花厅，他便奔回自己的房中，一跃而起，在墙上摘下了吕腾空

特意为他打造的一柄缅甸刀，那柄缅甸刀的形式，和吕腾空自己所用的那柄紫金刀，完全一模一样，但是却短了尺许。

吕麟放下了缅甸刀，便向外走去，来到店堂中，见镖局中的伙计，正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在谈论着刚才所发生的异事。

吕麟在一旁听着，也没有人注意他，听了一会儿，他已然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弄明白了一大半，那辆装饰华丽的马车，一将秦镖头抛进镖局之后，便向西南而去。

吕麟一声不响，按了按腰际的缅甸刀，便走出了镖局，毫不犹豫，便向西走去！

他心中已然打定了主意，要弄明白那些人的来历，要追到那辆车子。

吕腾空和西门一娘两人，却是万万料不到吕麟小小年纪，竟会有那么大胆的决定，只当他出了小花厅以后，自去玩耍，因此绝不在意，等吕麟走出之后，吕腾空顺手一掌，掌风过处，已然将门带上，道：“夫人，说秦镖头已然探明了那些人的真相，确是可信，但是他临死之际，连说数声“不可”，却又是什么道理！”

西门一娘轻声一叹道：“这倒的确难以理解，但据我看来，他或是叫你不可接此生意，不可到苏州府去？”

吕腾空呆了一呆，道：“为什么？”

西门一娘道：“若要问什么，则只有秦镖头一个人知道，只可惜他又死了！腾空，事已至此，我非要将那木盒，打开一看不可！”

吕腾空犹豫了一下，道：“秦镖头既是追踪那齐福而遭惨死，可知那齐福，绝不是什么好人——”才讲到此处，西门一娘忽然问道：“你说那齐福会使华山派的‘缩骨功’，其人究竟是什么模样？”

吕腾空道：“知道他的模样，又有什么用？华山派那么多人，上哪里去找？”

西门一娘却冷冷地道：“你怎么啦，华山派中，会使缩骨功的，除了烈火祖师，和十二堂堂主以外，难道还有第十四个人么？昔年点苍师尊，曾带我到华山去拜谒过烈火祖师，那十二堂堂主，也全在场，你若讲了出来，我还可以记得。”

吕腾空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西门一娘道：“约莫三十年了！”

吕腾空道：“这就不对了，那齐福总共才不过三四十岁年纪！”

西门一娘满面狐疑之色，半晌不语，突然伸手取过那只木盒来。吕腾空道：“夫人，我们可以不要动那木盒，还是不要动的好，我曾答应齐福，原封不动，送到苏州府的！”

西门一娘“哼”地一声，道：“腾空，人家做成了圈套，你也乖乖地去

钻么？”

一面说，一面取过面前的一杯茶来，便向木盒上泼了上去。

不一会儿，盒上封条，被水濡湿，西门一娘轻轻一揭，便将封条，慢慢地揭了开来，她虽然脾气极是暴烈，可是却也不失细心，封条被揭开之后，全然无损，于是再拉开了木盒上搭扣，揭开盒盖来。

夫妇两人，一齐探头向盒中望去，立即抬起头来，相顾愕然！

原来盒内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花了那么高的代价，而且还指定要天虎吕腾空亲自出马，但是要吕腾空送到的，却只是一只一无所有的空木盒！

这件事，如果说只是开玩笑，倒的确像是在开玩笑。然而秦镖头已然死了，而且死得如此之惨，可知一定不是开玩笑的事！

西门一娘连忙将木盒盖好，又将封条照原样贴了上去，放在几上。

夫妇两人，呆了半晌，吕腾空的心中，乱到了极点，道：“夫人，我们还不到苏州府去？”

西门一娘冷冷道：“当然要去，不去，岂不是被人小觑了我们？”

吕腾空苦笑道：“若是千里迢迢，将一只空木盒，送给了金鞭震乾坤，这事件一旦传说开去，只怕成了武林中空前未有的大笑话！”

西门一娘道：“木盒虽然是空的，但是其中一定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在内，说不定韩金鞭一看，便会明白，我们只要路上小心些便是了！”

吕腾空想了一想，道：“你说得是，此去路途虽然不算太远，但是可能遇到的敌人，一定是出于想像之外，我们两人，到时必须全力应敌，麟儿年幼，还是不要带他同行的好！”

西门一娘道：“不带着他同行，说不定我们遇敌战死，不是连一句遗言都不能向他说了么！”

吕腾空闻言一怔，他素知自己的妻子，极是自负，自己夫妻两人联手，也不知敌过多少凶恶已极的敌人，可是从来也未曾听到西门一娘未曾遇敌，便讲出这样的丧气话！

因此不由得呆了半晌，道：“夫人，你猜想之中，我们此去，可能遇到些什么敌人？”

西门一娘沉吟半晌，道：“这也难说，多少年来，武林中平静无事，多少巨憨大恶，全部隐居不出，若是那只空盒，当真是事关重大的话，则可能都静极思动，极是难料，我们还是先猜一猜，那齐福的主人，究竟是何等样的人物的好。”

吕腾空背负双手，在厅中来回踱了几遭，又低头向秦镖头的尸首看去，见他的脸色，如此可怖，心中也不禁暗奇他临死之际，不知究竟看到了什么东西。眼光一转，忽然看到秦镖头双手，紧紧握拳，右手指缝之中，似有一

件东西露出来。

吕腾空连忙道：“夫人你看，秦镖头指缝之中的是什么物事？”

西门一娘也奇道：“秦镖头为人极是伶俐，可能在他受重创之前，还抓了什么东西在手中！”两人一起用力，将秦镖头的五指扳了开来，只见握在他手中的，乃是小小的一幅紫缎。

两人将紫缎展开一看，分明是从衣襟上撕下来的，吕腾空奇道：“咦，那齐福和四个家丁，他们所穿的衣服，都不是紫色的啊！”

西门一娘道：“如此说来，事情更复杂了，我们住在南昌，竟不知南昌城中，已然来了奇人。腾空，事情如此扑朔迷离，我们也不必深究了，今晚且打点一下，明天一早，便启程吧！”

吕腾空小心翼翼，捧起了那只木盒，走了出去，和西门一娘两人，一齐来到后花园的一座假山面前。

那座假山，在花园的角落处，紧挨着围墙，一点也不引人注意，假山石上，也已然生满了苔藓，任何人均只当这是一座普通的假山，花园中的点缀而已。只有吕腾空和西门一娘，知道这座假山的重要。

两人来到了假山旁，回头一看，偌大的花园之中，一个人也没有。

两人这才先后弯着腰，从一个山洞中，走了进去，只走了两丈许，已然拐了三个弯，才能够直起身来。那假山的洞中，也是阴暗无比，略从石头的隙缝中，透进些日光来，也是昏暗之极，而且又大是潮湿，有一股发霉的味道，两人才一直起身来，西门一娘便“咦”地一声，道：“腾空，你这几天内，曾经到这里来过？”

吕腾空道：“没有，自从四天之前，我们一起来过一次之后，我还未曾到过。”

西门一娘“哼”地一声，道：“果然奇事接踵而至，我们却全蒙在鼓里，这地方已被人发现，而且已然有人过来了。”

吕腾空吓了一大跳，连忙问道：“夫人，何以见得？”

西门一娘向洞壁处一指，道：“你看，那里现在有一只手印在！我们上次来时，却未曾发现。”

吕腾空抬头一看，果然在前面，一块平平整整，但是生满苔藓的大石上，清清楚楚，有一只手印印着，有手印的地方，苔藓已然全都脱落，可见得那手印印上去的时候，用的力道甚大。

吕腾空骇然道：“果然有人过来了，我们且赶快检查一下，看看可曾少了些什么？”

原来在这假山之中，吕腾空曾请了精细匠人，造了一个石库。

那石库之中，全都放着他历年来搜集的各种财宝。他们两人，如今来到此处，便是为了要将四件异宝，放入库中之故。而这个宝库，除了吕腾空夫